

新时期

陇西文学作品选

· 诗歌卷 ·

◎ 主 编：周毛平
◎ 副主编：史卫东 薛庆余

飞天出版传媒集团

甘肃文化出版社

新时期

陇西文学作品选

· 散文卷 ·

◎主 编：周毛平
◎副主编：史卫东 薛庆余

飞天出版传媒集团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新时期陇西文学作品选. 诗歌卷 / 周毛平主编. --
兰州 :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490-0925-1

I. ①新… II. 周…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甘肃省 ②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8.42②I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7750 号

新时期陇西文学作品选 (诗歌卷)

周毛平 | 主编

责任编辑 | 宋姝鹏

封面设计 | 王继学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网 址 | <http://www.gswenhua.cn>

投稿邮箱 | press@gswenhua.cn

地 址 |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 1 号 | 730030 (邮编)

营销中心 | 王 俊 贾 莉

电 话 | 0931-8454870 8430531 (传真)

印 刷 | 甘肃鑫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 217 千

印 张 | 13.25

版 次 |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

书 号 | ISBN 978-7-5490-0925-1

定 价 | 108.00 元 (全三卷)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电话: 0931-8454870)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们联系)

编 委 会

顾 问：张智全 王 东 马青山

总策划：鲁 泽 包志宏 陈彦吉 张小平

主 任：常 青 周毛平

副主任：李双梅 郭志萍 王永斌 张晓天

编 委：常 青 史 祯 周毛平 李双梅 郭志萍 王永斌

张晓天 张敬元 窦根教 孙一民 马君瑞 许顺武

胡照明 史卫东 薛庆余

主 编：周毛平

副主编：史卫东 薛庆余

编 辑 部

主 任：史卫东

副主任：薛庆余

编 者：陈欲胜 赵国宝 杨 成 何永刚

小说卷：陈欲胜 何永刚

散文卷：赵国宝

诗歌卷：杨 成

序 言

陇西县人民政府县长 陈永

如果说黄河是华夏民族的母亲河，那么，渭河就是华夏民族的祖母河了。距今八九千年的大地湾，距今五六千年的马家窑地下遗存，号称人文始祖的伏羲故里，血脉源头的炎帝故里，黄帝故里地上文物，都在默默印证着一个不争的事实：第一个中华文化圈，第一个中华族群圈，包括周秦时期缓慢生成的第一个中华帝国的雏形，都是在秦岭之北、黄土高原南缘的渭水谷地发轫、壮大，然后再去中原大地建功立业，将它的不竭精力挥洒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

自兹以降，当太多争强好胜的集团和个人挤进一个相对狭小、相对封闭的地理和精神空间，在那里上演开疆拓土、改朝换代的游戏时，不知他们想没想到，从渭河中上游传承下来的伏羲、神农、黄帝的内圣外王之道，其实只剩下一具空壳。在这具空壳里借尸还魂的，是以重农抑商、尊王攘夷、外儒内法、家国一体为核心，充满了阴谋和暴力气息的极权主义传统。

悲剧一旦开锣上演，很难给一条道走到黑、极富表现欲的人群一个左右逢源、退处宽暇的机会。世事又总是那么倥偬，时势又总是那么急迫。直到西洋人的坚船利炮打进来，直到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这台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宫廷戏才不得不改弦更张，中途换场。

戏换场了，人还是那些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虽然未必口头承认自己是纱帽朝靴、辫子小脚的忠实信徒。站在出身和职位的制高点上，恨天无柄，恨地无环的人所在多有；放纵自己，阉割他人的理由成千上万；山呼万岁，百拜顿首的行情一路看涨。毋宁说，中华文化从西向东，自北朝南传播的过程，就是逐渐丢失它的宽谅与质朴、大气与从容，变得猜忌、残忍、怯懦和柔媚的过程。

与此同时，这块失落了的圣地继续敞开她博大的胸怀，以田畴、牧场、山林、川泽的完整生态适应她的多民族子孙的不同生活方式，成为秦三十六郡之一，汉丝绸之路上的要冲，唐朝天下李氏的郡望，宋代的边陲重镇，元明清大一统帝国的腹地；成为多元文化和谐共振的典范和李氏文化的集

大成者。

然而正是她的多元共生的文化品格，使她在悠远的历史长河里一直处于非主流、非民俗的尴尬境地。不仅被正统学者选择性地加以遗忘，连对她的文化地层进行不间断的整理发掘，形成一个可以昭示当代、启迪未来的文化系统的本地文化人也寥寥可数。

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老子》和《黄帝四经》，加上从《连山》《归藏》到《周易》历经涂改的《易经》，使我们又一次惊异于这方昏昏默默的五色土上文化基因的强大生命力。不知道在老祖宗慧光的照耀下，我们这些不肖子孙能不能恢复丧失已久的文化自信与自觉。熊春锦先生认为，伏羲的易道文化、黄帝的法道文化、老子的德道文化一脉相承，是中华文化真正的根柢，是致力于民族复兴的当代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泉源。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还是很少看到有人用西方对待希腊、罗马和希伯来文明的那份崇敬与认真对待这部渭河文化圈的钧天大乐。

举例来说，伏羲发明畜牧业，神农发明农业，黄帝更新社会组织方式和政治组织方式，因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原始先民的生活，才被后世尊崇为圣王。至于后来那些学他们学得食古不化、抱残守缺甚至不伦不类起来，还要坐在书斋里指点江山的儒生，只能说是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社会分工过于严细造成的副产品——废品，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他们一点儿也搭不上关系。伏羲讲“易”，讲的就是如何在变化了的时势里持盈保泰——保持人类社会的繁荣，如果置大原则于不顾，硬要用上古时代的方法处理中古时代的矛盾与问题，就与“易”的本意背道而驰了。老子云：“道法自然。”当先儒们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虚构出一个以宗族礼法、君臣礼法为核心的治世系统时，我们不知道自己离人与自然的本真状态到底有多远。当现代人怀着战天斗地的激情，投身到对人与自然的无限度开发利用中时，我们不知道极易变乱的人性、极易废毁的地球生态还能支撑多久。我们只知道，背离了自然的人生是伶仃的，背弃了人的自然状态的心灵状态是极其不稳定的。失去了内在价值，仅靠外来强制维持的世运相当于自戕活力，理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中国迅速落伍于世界就是明证。

当王路的路越走越窄，以至于兵连祸结、山河破碎之时，从西部如蓝

似绿的天空下面，纵横交错的沟壑脊梁之间，走出一拨又一拨辗转流徙的李氏族人，将他们的足迹踏遍中原、关东、江淮和岭南，甚至远及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作为群雄割据、乱世称王的现实之上的另外一种现实，作为被残害的民间生活，他们无意于掀起哥伦布、麦哲伦式的占领和科尔特斯、皮萨罗式的屠杀狂潮，只想凭借自己的双手，在自然福祉中领取一份属于自己的生活，与当地土著相濡以沫。为了表达对先人和故土的思念，他们在聚落的中心位置，修起一座座宗祠，将其命名为“陇西堂”，使陇西这个在国史里略显生僻的地理概念，与秦人、汉人、唐人的称谓一并蜚声于世界。

当然大多数时候，这里的芸芸众生和各地的普通百姓一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娶女嫁、养生送死的生活。正如战乱、迁徙有它的惊悚和惶惑一样，太平日子也有它的孤单和哀愁。悲欢离合像丝丝缕缕的雾气，从燃烧的体内蒸腾而出，在体外的冷空气里兴云致雨，汇聚成民间故事和歌谣，在田间地头的沟沟坎坎、茅檐瓦舍的清油灯下流淌；被偶尔路过的文人士子采撷下来，从朴野质直的民间“花儿”，引种成文学大观园里的姚黄魏紫，引来诸多叹赏的心灵和艳羡的目光。慢慢地，生僻的黄土在反复的耕稼里被捂热，从暂时的留居地变成永恒的家；生僻的方言在反复的使用里被捂热，从佶屈聱牙的鸟语变成表情达意的母语。于是，总觉得独特的山川、物候孕育了独特的风俗、人物，独特的风俗、人物造就了独特的经历、体验；关于故乡，总觉得有大书特书一番的必要了。于是便有了文学的地域性、民族性风光，这些林林总总的地域性、民族性风光铺展开来，就是一部人类的情感和精神生活史。

与诗词歌赋的任情与琐屑相比，聪明的人类当然更看重知识的积累、技艺的传承、思想的开拓、理性的指引，因为正是这些东西，才使人得以在一个地大物博、生灵众多的外在世界里安顿下来，在发展和进步的幻觉中奋然前行。但外在与内在、主观与客观、头脑与心灵、物性与人性的冲突随之发生。我们无法评估这种安顿方式的对与错，无法剖判每个具体而微的人生境遇的幸与不幸，甚至不知道，在一个物质丰赡、心灵萎缩的世代里，自己的状态是饥是饱。

在理性和秩序、物质和技艺不能满足人的全部需要的地方，文学的花

鸟虫鱼蓬蓬勃勃生长起来，将人生的艰难困辱和自然的草树烟岚结合在一起，给前三千年群雄割据、主公和奴仆壁垒森严，近二百年装上马达、变成永动机的世界，带来一丝荫凉和慰藉。

正如没有丰富感性的人生不是人生，没有坚定的理性就没有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中国古典文化大量象征、隐喻、暗示、留白技法的运用，连同其中流露出来的活命主义、享乐主义思想，前缘难续、好景不长的悲情气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学所处地位和人的主体意识的不足。

和前面所说的经国大道比起来，诗词歌赋只是小道。但既然是道，就得有人世代代加以坚守。时逢文化大创造大繁荣之世，地方政府十分重视文化产业发展，拨出专款编辑《新时期陇西文学作品选》，为陇西籍作者的作品结集。受使命与热情的感召，虽然水平有限，我们也不得不勉为其难，在本世纪初《陇西文学作品选》出版发行的基础上，汇集改革开放以来的县域文学创作成果，筛选成诗歌、散文、小说各一卷。眼界狭小、阅历有限、买椟还珠、挂一漏万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目 录

(作品按作者姓名音序排列)

安 静	走了一万一千里路 (节选)	3
柴春芽	天使树 (外一章)	9
常锦屏	梦中的橄榄树 (外一章)	25
陈 龙	诱人的镢头山	28
陈欲胜	鲜家湾 (外一章)	31
陈正平	怀念舅父	35
崔俊堂	澳洲随感录 (节选)	39
董新民	遮阳山断想	46
董云青	岷山烟雨 (外一章)	50
朵 兰	随笔三则	56
尔 雅	水面之上的秋天	59
桂 斌	戏台与庙宇 (外一章)	61
郝励行	电孵一族 (外一章)	67
侯耀龙	烟雨瀟陵	82
贾鸿伟	寻找李贺	85
雷 鸣	洮渭吟	87
李进林	贾平凹与陇西	89
李维斌	时间, 流逝在空荡的风里	92
李占良	开满油菜花的天堂	95
连振波	小院杂记	97
蔺宗堂	故乡的土炕	100
刘晋寿	春溪 (外一章)	102
刘树武	他在紫丁香盛开的花丛里微笑	108
刘双隆	抉择 (外一章)	112
刘万苍	吻	114

马国俊	我对读书的选择·····	117
马瑞云	窗外雪在飘·····	120
莫建成	慈孝德行感人泪下 贞操垂范邑里无双·····	121
莫晓松	观花看草杂忆·····	124
莫尊理	寄托于鸟·····	131
邵胜林	水滩·····	137
申士嘉	回望甘南（三篇）·····	142
史德翔	善心如诗（外一章）·····	149
史 前	希腊的遗产（外一章）·····	161
史 祯	岁月留痕·····	165
孙一民	读王小波文集《沉默的大多数》·····	176
汪海峰	瘦诗人·····	179
王 东	晨钟暮鼓谒九华（外二章）·····	183
王贵文	记忆中，故乡的初夏·····	194
王梦瑶	一个“一”字好生了得·····	197
王守义	嫩薇和老蕨菜·····	199
王长华	行者的沉思（节选）·····	201
许贵祥	北山人家·····	205
薛庆余	四月（外一章）·····	211
杨 成	顶上·····	218
张丽霞	家在校园·····	220
张智全	走进延安·····	224
张仲强	渭河档案·洪荒邃影·····	229
赵定有	登黄山天下无山·····	235
赵国宝	远离村庄的鸟（外一章）·····	237
赵麦雄	看见墙角那把拐·····	242
赵应平	难忘十里秦淮河·····	244
赵宇中	青蛙的快乐·····	247
朱红霞	威远楼随想·····	249
跋	·····	252

散 文 卷

走了一万一千路（节选）

按：是在夏季刚刚过去的某一夜，桌上铺着蓝色扎染布，杯中依旧有清水，清水中长着绿色梗子的白花。窗外已经是渐浓的夜色，这样的夜晚适合将自己解析，并且让自己清醒地辨明路径，那些岔道上，任何一条都会通往想去的远方。诚如刚刚过去的八月，再次走了上万里，从国土的三角洲平原，向着腹地和高原行进。而我所有的责任，就是将那一万一千路，以碎片式的文字记录下来，最终完成我这一路的流浪。

热 带

在这个夏季最热的时候在国土上行走，首先我想阐明的是多年来我对热带国家的渴慕。事实上我从未到达过任何热带国家，我只有从书籍和影像的片段里，感知到热带对我的神秘吸引。比如热带那些带着艳丽色彩的寺庙，那些从寺庙中自在行走的僧人，以及墨绿色的贴在地面上的潮乎乎的影子。姑娘们穿着紧身的长包臀裙，头发里别着一枚清晨从树上采摘的开到荼蘼的花朵，她们只留下背影，朝着深色的树林缓慢走去，后来消失，地面上依旧是潮乎乎的热带影子。还有西贡，那是杜拉斯生活过的土地，一条河流，源自中国，浑黄的河流上一只突突作响的渡船，姑娘戴着男士的毡帽，遇见中国男人，河流从岸边到另一岸边，数不清的昆虫从河岸上的植物里匆匆飞起，那多么像一种盛产爱情的生存方式，从热带的土壤里，带着情欲的气息，一刻不停地发生。

对热带异乎寻常的想象，在我抵达云南昆明的一刻得到某种程度的证实。街边的植物从栅栏里冒出来，像水流一样铺在地面，面色黧黑的人们脸上带着惯有的匆忙，他们大声说话，在红绿灯前停下，有时候会露出被烟熏黑的牙齿。天黑的时候我蹲在滇池前废弃码头的踏板上，先是看太阳从滇池对面的山上缓慢坠落下去，之后天地变得昏暗，滇池的水色发起亮光，一晃一晃地让人感到昏昏然，后来索性躺在码头上，没有路人经过，



我跟同行的姑娘说着若有似无的心事，水流一颤一颤地将人推向虚无缥缈的往事中。

我热衷在去过的每个城市寻找水流，比如有一年在黄河岸边，沿着河的南岸一直走，浑黄的河水翻着细小的波浪，河流中间有浅色的滩涂，一些白色的长着细长腿的水鸟在那滩涂上，我在那一年就觉得人生必然有一些宁静的东西会代替我十九岁的浮躁，近乎八年之后的今天，我依旧怀念那个清晨，那在水流两岸的不停逡巡，这让我许多次地证明，当时我跟水流之间，是带着如何隐秘的关联，这种关联将在我生命中多次出现。再比如苏州河，某一年冬季，我从苏州河的上游徒步到它与黄浦江的交汇地带，用了几乎一整天的时间，从河流的左岸到右岸，再从右岸到左岸，那种看似无意义的行走，让人能从支离破碎中寻找某种圆满，也就是说，无论从苏州河的左岸还是右岸，都没有一条完整的路径，我必定会在某岸走到没有路途可走，然后必然会有一座桥，将我度到另一岸，我就在另一岸继续我的行走。这便是一种破碎的完整。那正如同黑塞曾经写过的，水汽从海洋的上空升起，然后穿过某两片看似无关的陆地，最后在同一片洋流中交汇，世间的万物莫不如此，带着彼此本末同源的启示。

如果水流代表某种譬喻，那对热带的向往事实上更接近于一种证明方式。我对热带的幻想一年浓似一年，而在大理和丽江的街头都感受到这种类似热带的质感，那是一种从地面、空气、植物、水岸以及人群周围所散发的磁场，这种隐秘物质让人在伫立于那里的同时，感知到自己所能接近的热带边缘。我在那里总会想起那些我热爱的作家，他们也将自己交给一次次的行走，在海岸上看着云水相接，想象海洋与人生的种种交汇方式，他对自己的死亡进行一次次浪漫又残酷的遐想，他从欧洲的腹地走向水域的外围，那是他从二十多岁就开始的漫长回溯。黑塞也如斯，一个人静默地行走，以及兰波、凯鲁亚克，还有改名之后的庆山……

我有时候得承认，我常年对这种漫长的无目的的行走抱着堪称狂热的向往，我时刻幻想自己如同一个浪人，行走在常年悲凉的土地上，没有歌声，没有伴侣，一个人一直走一直走。而事实上当剔除这些看似浪漫且无用的情怀，我所有热衷的，不过是一次次地寻找自己的过程。没有比在路上寻找自己最好的方式了。数次从飞机上空往国土上看去，云朵下方支离破碎的山河让人知晓这世界本身或许就是在破碎间才拼凑出某种完整，而

每每在火车上看着一个个村庄从窗外倏忽消失，火车轰鸣的声音才涤荡出无限向远方的味道。

我无法更详尽地去描述一颗石子，一株苦艾，甚至路上神色宁静的牛羊，河流和湖泊中那些如同松树一样的水草，以及一群在落日余烬中，从半天空中飞过的默默的白鸟。路上的一切都如同烟云，一瞬间就氤氲着从水平面上冒出来，然后向左或者向右地迅速消失。于它们而言，已然完成在我生命里的存在价值，就是一瞬之间，让人在记忆里，挖下一个需要填充的坑洞，而你这一生，将会在许多坑洞之间，完成对自己所有路径的交代。

德令哈

读诗的人，多年来对德令哈有着隐秘的渴慕，谁不曾想过荒凉的德令哈，不曾想过那被充盈着泪水的诗人所呼唤的姐姐。我幻想过我到达德令哈的无数种方式，无论在夜晚还是清晨，每每到达之后我都将带着心中难以救赎的悲戚。那茫茫戈壁滩，那冷寂的月光与光秃秃的山岗，以及一声声从夜空深处传来的鸟啸。只是我所料想到的许多种可能性，都在到达德令哈的夜幕中显得又轻又薄。

多年后的今天，我已经忘记曾经在哪个城市，见过一个戴白色帽子的回族小男孩，他给人们端来一碗碗牛肉面，粗糙发红的手脸都在昭示他来自北方，来自西北。我跟他交谈，他浓重的西北口音的普通话告知我，他来自德令哈。德令哈。我瞬间想起呜咽在德令哈的诗人，他的坟墓上应该已经是青草离离，据说他的乡间父母也为了应对远道而来的诸多凭吊者，一首首地背会了他曾写下的诗歌。或许包括德令哈和那姐姐。

德令哈。到达之前先穿过大片大片的草甸，正是青海最好的时光。后来太阳垂到地平面上，眼界里的一切景象都成为剪影，那正类似于一盏灯迎着你的眼睛照过来，而在灯光和眼睛的中间，一些景致就那么显现出黑色的形态，你靠那黑色的轮廓，不断地分清：这里是一座寺庙，那里是帐篷，偶然阳光出现丁达尔效应的时候，从云层里散发出一缕一缕发散状的光芒，正是在那光芒里，扎成圆锥状的五彩经幡，在朔风中飘扬，彼时还有一些牛羊，在不远处的炊烟里，朝着我们这一车的远方人望，我甚至可以假想出它们带着轻微讶异和怜悯的神情。



最终在夜幕低垂时分抵达德令哈，站台上是鲜红鲜红的三个字，只有极少量的人从车里下来，拎着手袋匆匆走入夜色。远方几乎是黑黢黢的，若不是吹过的风带着高原上的空旷与清凉，人们无从感知这就是茫茫戈壁上的小城。我一直望着远方的茫茫夜色，有星星点点的灯火亮着，我曾想着跟一个姑娘彻夜在德令哈游荡，手中捧着诗人的诗，彼时街上应该所有的女人都带着姐姐的面容，她们面色赤红，那是烈风留下的痕迹，她们友善，她们戴着彩色的头巾，她们笑，走进夜色或者阳光，她们会回头，给你一个陌生人所能接受的最温暖的回顾。

然而我们没有走进德令哈，跟沿途几乎所有的站点一样，我们只站在远远的地方，望着那个城市在黑夜中所能亮起的所有灯火，那应该是人们生活的三分之一，或者几万分之一。我无法透过黑夜将自己嵌入到他们的生活，那一夜我只是一个过客，站在德令哈的土地上，吹了一阵绵延万年的空荡荡的长风。此后，我将去往下一个站台，忘记德令哈的清贫，空茫，以及诗人呜咽的连绵泪水。

修 行

蓝。刺透心灵的蓝。我在那耀眼的蓝色里眼睛发疼，不断涌出无情感的泪水。是在拉萨。天空紧挨着山峰，山巅在云上，皮肤被太阳晒得发痒发疼。我惊异于这高原上的城市化，无论是游牧还是奴制，甚至农耕时代的旧事都离这里如此遥远。除了刺眼的蓝，这里跟我到过的几乎任何城市相仿。多年来从国土的东西南北之间行走，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带着相仿的面目，这让人感到一种内心里的疲倦，因为你无论走了几千里还是几万里，你看见的都是同一个城市的模型，被复制的城市之殇。一样的夜晚的霓虹灯，一样的白日的喧闹，一样的面色木讷的人，一样的城市化的步履匆匆。

直至找到宿地，辗转寻到布达拉宫，在白色为主色调的巨大宫殿之下经过层层安检，顺着人群顺时针转经，我依旧都没体味到任何关于修行的味道。一个高原上的旅游城市所能带给我的视觉体验，除了宫殿，唯有喧闹的游人和看惯外来客的本地民众，这是一件多么令人神伤的事情。后来我蹲在宫殿门口的小房子前，涂成金黄色的墙面折射出宗教气息，我靠着那墙壁，对着太阳的强光，看藏族的孩子在周围嬉闹，面前是布达拉宫广

场，鸽子咕噜噜地叫着，有远方来的朝拜者，跪在宫门口，合十祈祷。

一位藏族妇人坐在正门，对每一个看似虔诚的外来客兜售她手腕上的各种饰品，都是藏式的白银饰物，带着常年磨就的圆润感与污泥，随着顾客的讨价还价，那些手镯的价格从两百元可以跌落至五十元，她还出租她面前用于磕等身长头的毡子，若要在布达拉宫的门口借她的毡子叩首，要付给她三十元。后来有些人买了几个饰物离开了，有些人磕了头，也有些藏民跟那妇女聊了几句藏语就离开。此后，那女人从红色的衣服里拿出一个鲜红的苹果，蹲在台阶上，对着我们笑笑，一点点地吃掉那个苹果。

这不是我所能想象的修行方式，事实上，根本没有人告知于我，真正的修行是不是要钻入多年不见人烟的山洞，是不是要在浴着恒河额头抹上尸灰在阳光里做苦行僧，是不是要夜夜守着长明灯念诵多年的经书，那些修行都遥远，而且失真。后来，我们跟着人群转经，藏族民众的手中握着转经筒和佛珠，他们不停念经，神色宁静。我偶然回头，身后的藏族妇女正蹲在地上驱赶一只昆虫远离人行道，路人太多，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将那昆虫踩死。那妇人对我们笑，宁静祥和的表情，我于一瞬之间感受到修行的意味，一如她在那夕阳渐落的转经路上，一念救赎生灵，一念与人为善。

佛曰众生平等，生命从来没有高贵卑贱之分，当一个人以自以为的高级生灵的形态在世上奔走存活时，一株植物，一只蝼蚁都有它所存在的价值，它们等同于世上所有的瞬息光明。就是在不久之后，我也听闻一个骑行川藏线的男孩告知我们，在他骑行的几千里路径上，他看见路上的藏人边磕等身长头边捡拾路上的昆虫，为避免它们被车轧死而将它们拿到安全的地方放生。我在幼年时曾经伤害过许多幼小生命，这让我在多年后终于内心有愧。

某一日清晨到了大昭寺广场，天色阴沉，浓云之下香火缭绕，大昭寺的钟声和香火气缭绕在半空，我无法再言语，站在空旷的地带望着匍匐一地的朝圣者。没有信仰的我无法感受他们在圣地顶礼膜拜时胸中如何坦荡安详，然而我却为他们的虔诚表情而折服。他们身下铺着脏旧的毯子，用绳子绑紧自己的双腿，不断地重复着单一的动作，起身——作揖——跪下——叩首——作揖——起身……如此反复循环，有的藏族姑娘合十静坐，闭眼念经，或许除了佛跟她自己，世上再也没有任何人知晓她的心事。然而她是卓玛还是央金，抑或是拉珍与白玛，那一刻也没人知晓。她只是合